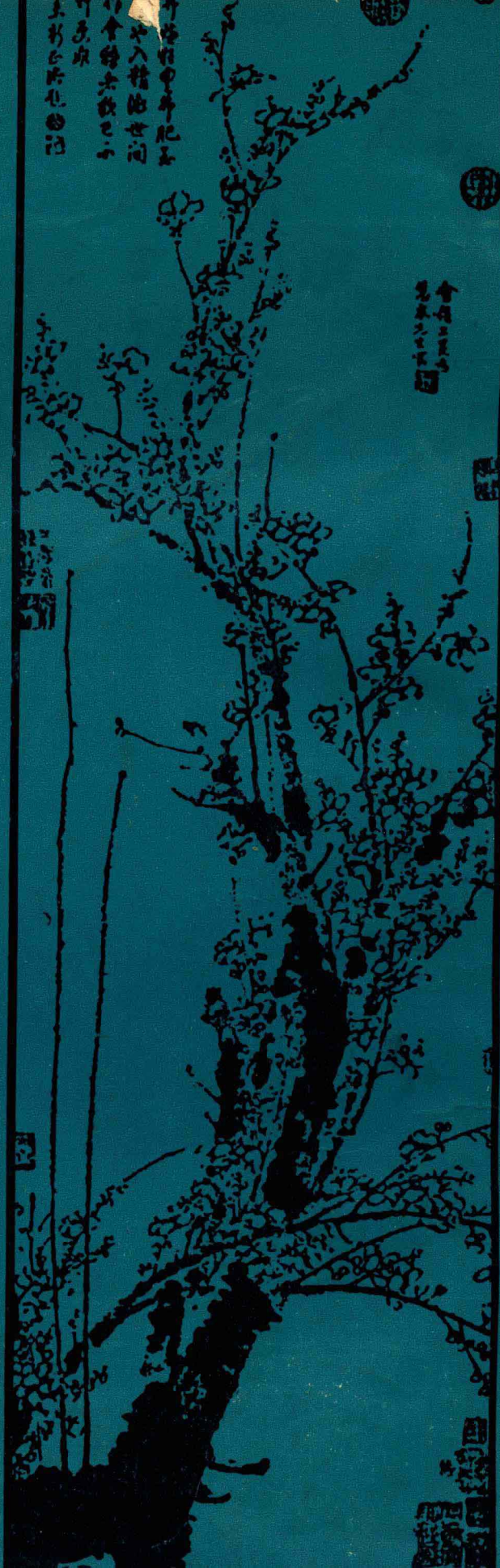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

王冕与 梅画的发展

· 特辑 ·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,广大科学研究人员,文化、作者以及党、政有关领导机关,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。为此,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,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,系按专题选编,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,一般不作改动(如有改动,当予注明),仅于每期编有目次,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,以资查阅;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,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,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、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,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,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,甚至对立,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,对此,我们不急于置评,相信读者会予注意,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,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,不再一一注明,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,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,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,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,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,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,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

玉璽与墨梅画的发展 (特辑)

——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(1987)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

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

桂馥茹 选编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文津街七号)

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1/16开本 5印张 128千字

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册

ISBN 7-5013-0232-4/J·30

(书号 8201·72) 定价 1.40元

[内部发行]

编者前言

在我国绘画史中，墨梅画自王冕开创了新局面。他特有的画风影响墨梅画坛近二百年，为承先启后的重要画家。惜其传世作品不多，真迹为世所珍。

本文为研究王冕及其绘画艺术的学术专著，连载于八四年至八五年台湾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二卷一、二、三期。

作者从考证王冕的生卒年代入手，据有关史料记载辨析，指出《疑年录汇编》和《历代名人年谱》两说皆非。肯定其卒年应为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己亥，而其生年失载，估计约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或仁宗延祐元年。由于小说《儒林外史》对王冕事迹的渲染，流传甚广而失其真。作者引王冕诗文和同时期他人的记述进行考订，阐明其幼年直至晚年的生活，经历，为人处世，思想抱负，旨在使读者认识这位艺术家的面貌、风范。

文章的重点是研讨王冕的绘画艺术成就。以现存于国内外的王冕手迹为依据，分析了他的绘画特征，顺便也论及传世作品的真伪；并以专章探究了墨梅画的创始与发展，王冕的创新与影响。文中附有不少绘画照片，末附王冕世系表，流传国内外的作品表，对于研究王冕及其绘画艺术均有参考价值，是以汇编为专册出版。

为了便于读者查阅，我们编写了目次和图录。

目次

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（上）

一 王冕的生平

（一）王冕的生卒年

（二）幼年与少年时期

（三）中年与晚年时期

（四）家世、学术与志行

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（中）

二 王冕的绘画艺术

（一）王冕的绘画态度

（二）从《梅先生传》分析王冕对梅的看法

（三）从现存画迹分析王冕的绘画

（四）王冕绘画评价

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（下）

三 墨梅画的发展

（一）墨梅画的创始

1 仲仁的墨渍花

2 杨无咎的圈瓣花

3 李仲永的倒晕花

（二）墨梅画的传承

结论

一

一

五

七

一二

二三

二三

二五

二八

四四

五一

五一

五二

五四

五七

五九

六七

附录: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|
| 一 王冕世系表 | 六九 |
| 二 王冕作品流传表 | 七〇 |
| A 纪年作品 | 七〇 |
| B 无纪年作品 | 七一 |

王冕与梅花	周冠华	七五
-------	-----	----

图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图一 王冕 南枝春早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二四 |
| 图二 王冕 南枝春早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三〇 |
| 图三 王冕 幽谷先春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三一 |
| 图四 王冕 墨梅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二四 |
| 图五 画粗幹之法(图一局部) | 三三 |
| 图六 画花瓣之法(图二局部) | 三三 |
| 图七 王冕 墨梅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| 三四 |
| 图八 王冕 月下梅花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| 三五 |
| 图九之一 王冕 百梅图 林建同先生藏 | 三六 |
| 图九之二 王冕 百梅图 | 三六 |
| 图一〇 墨梅图 | 三七 |
| 图一一 王冕 墨梅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 | 三七 |
| 图一二 王冕 墨梅图 日本宫内厅藏 | 三八 |
| 图一三 王冕 墨梅图 私人收藏 | 三八 |
| 图一四 王冕 照水古梅 | 三九 |
| 图一五 王冕 墨梅图 上海博物馆藏 | 四〇 |
| 图一六 王冕 墨梅图 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藏 | 四〇 |
| 图一七 王冕 墨梅图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| 四一 |
| 图一八 王冕 墨梅图 日本大坂正木美术馆藏 | 四一 |
| 图一九 王冕 墨梅 | 四二 |
| 图二〇 王冕 墨梅图 | 四二 |
| 图二一 王冕 梅花卷 | 四三 |
| 图二二 王冕 三君子图 | 四四 |
| 图二三之一 邹復雷 春消息图 | 五四 |
| 图二三之二 邹復雷 春消息图全卷 美国佛瑞尔美术馆藏 | 五五 |
| 图二四 王岩叟 梅花诗意图卷 美国佛瑞尔美术馆藏 | 五九 |
| 图二五 赵孟坚 岁寒三友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六〇 |
| 图二六 陈宪章 万玉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| 六一 |
| 图二七 王谦 梅图 | 六二 |
| 图二八 唐寅 梅图 | 六二 |
| 图二九 唐寅 梅图局部 | 六三 |
| 图三〇 沈襄 梅图 | 六三 |

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（上）

嵇若昕

一、王冕的生平

中國畫壇上的大畫家分爲兩種，一以人傳畫，一以畫傳人。以畫傳人者每不世出，以人傳畫者則多多了。王冕可說是一位以人傳畫的畫家，他的事蹟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，尤其是經儒林外史加以渲染後，多少已失去了他本人的廬山真面目。

（一）王冕的生卒年

有人說王冕是元朝人，有人則說是明朝人，也有人竟說是元末明初的人【註一】。而且王冕清高的程度，和他的生卒年有很大的關係，後人常爲他是否接受了明太祖所封諮議參軍的官銜，而衆說紛云。宋濂所作王冕傳云：

皇帝「明太祖」取婺州，將攻越，物色得冕，置幕府，授以諮議參軍，一夕以病死。【註二】

在清朝修明史時，朱彝尊就引徐顯的稗史集傳爲王冕辯白：

朱彝尊曰：當元季多逸民，冕其一也，自宋文憲（即宋濂）傳出，世皆以參軍目之。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？讀徐顯的稗史集傳，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，因別爲傳，上之史館，冀編纂者擇焉！【註三】

徐顯的稗史集傳就說在明軍抓到王冕的第二天「疾遂不起，數日以卒」。【註四】近人周紹賢就根據此二資料，而認爲「冕實未嘗任明朝之官職，縱有諮議參軍之名，亦明朝追贈之虛銜而已。」【註五】

究竟如何？先得明瞭王冕生卒的確實年代，方能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至於王冕的生卒年，有兩種說法：民國張惟驥所編疑年錄彙編根據張鳴珂疑年續錄卷二，而說王冕生於元後至元元年乙亥，即公元一三三五年，卒於明永樂五年丁亥，即公元一四〇七年【註六】。清人吳榮光所編歷代名人年譜，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（丁亥）條：「王元章生於七月二十二日」，元順帝至正十九年（己亥）條：「王元章卒於正月，年七十三」，即公元

一二八七年至一三五九年，元章是王冕的字。【註七】這兩種記載，前後相差了四十七年之多。後人有的引用前者，有的引用後者，不一而足。【註八】

實際上那一個年代才正確呢？首先翻檢王冕自著的竹齋集【註九】，其中雖亦曾列舉了數個年代，但只用干支繫年，未用年號。而王冕有一幅墨梅圖，畫上標明了成畫年月日：「至正六年五月三日」【註一〇】，如果根據疑年錄彙編所云生卒年，則王冕在六歲作此畫，實屬不可能，此其一。

在這些王冕傳中，以徐顯的稗史集傳成書最早，其自序在至正十年秋寫成，無論如何這一年王冕尚未去世，可能序較書早完成，這點在周紹賢的文章中已明言【註一一】，周氏極言徐顯所作傳的重要：一方面是最早的傳，一方面作者與王冕同時代，而且後繼作者多根據宋濂的傳【註一二】，而宋濂自己根本沒見過王冕本人，只是聽人說起而已【註一三】。稗史集傳云：

歲己亥，君方晝臥，適外寇入，君大呼曰：我王元章也。寇大驚。重其名，與君至天章寺，其大帥置君上坐，再拜請事。君曰：今四海鼎沸，爾不能進安生民，乃肆虜掠，滅亡無日矣！汝能爲義，誰敢不服。汝爲不義，誰則非敵。越人秉義不可以犯吾，竊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殺乎？汝能聽吾，即改過以從義；不能聽，即速殺我，我不與若更言也。大帥復再拜，終願受教，明日疾遂不起，數日以卒。【註一四】

如此，則王冕當在明軍攻紹興那一年就死了，此其二。

在此先討論一件事：根據稗史集傳所述，王冕未曾獻出攻打紹興的計策，而元人徐勉之所作日誌似的保越錄，逐日記載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冬十一月到十九年，明將胡大海攻打紹興的史事，書中稱明太祖朱元璋爲「敵主」，紹興守軍由張士誠的部將呂珍所率領，書中稱士誠兵爲「我軍」，云：

〔至正十九年三月〕己巳……郡人王冕字元章，負氣偃蹇，居九里山中，敵軍至，民皆避兵入城，冕獨不入，敵軍執而欲殺之，自言善韜略兵機，得以不死，……至婺州領見敵主於軍門，獻所自定官制書，陳說攻取方略，敵主大悅，即授以重任，命赴軍前，督衆攻取紹興，復治攻城之具，又定決水之策，畫圖本以示諸將。【註一五】

可見得王冕的確曾獻出攻城決水之策，可惜他的策略並未奏效，使得明軍人馬散亡甚多，兵士頗歸咎於王冕。【註一六】徐顯

是王冕的朋友，可能有爲朋友諱言之處；徐勉之則不同了，二人只是同鄉，不必有所隱瞞。根據徐勉之的說法，明軍攻城的時候，卽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王冕仍活著，那麼歷代名人年譜言其卒於十九年正月就有問題了。

明人張來儀題王冕「墨梅」的詩句也說：「……干戈歎起西南陲，青袍白馬風塵裏；越州城邊戰不已，雄襟自許魯仲連，一箭無成身已死，……。」【註一七】可見王冕確曾想一展所學，可惜功敗垂成，在紹興一役中亡故了。

如果如此，王冕的生卒年代似乎可以定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（丁亥）——公元一二八七年生，元順帝至正十九年（己亥）——公元一三五九年卒。可是提出這個說法的吳榮光又說：「王元章一作生於後至元元年乙亥，卒於明水樂五年丁亥。」【註一八】也就是公元一三三五年生，公元一四〇七年卒。吳氏自己也沒有十足的把握，只是認爲後者較不可靠，故而收在其書的附錄中。

事實上有更有力的證據可證明「後至元元年乙亥生，明永樂五年丁亥卒」的說法根本是不正確：

很多人把王冕的生卒年和他兒子的生卒年混爲一談。王冕的兒子名周，字師文，號山樵，在王冕的竹齋集中有許多首詩是寫給王周的，篇名都是「示師文」。竹齋集續卷附有呂升所寫的「故山樵王先生行狀」【註一九】。呂升與王周的關係是「家居連閭巷，山樵爲執友」【註二〇】，呂升以大理佐少卿致仕。兩人的關係既是這麼密切，那麼呂升爲王周寫的行狀相當可信，錯誤也應最少。

呂升說：「山樵生于元至正乙亥秋七月二十二日，卒于永樂丁亥正月十三日，以疾終于正寢，壽七十有三。」至正沒有乙亥年，以享年推算，王周應是生於元順帝至元元年，這年正好也歲次乙亥（即公元一三三五年），行狀可能因爲傳抄產生錯誤，王周的卒年則是明成祖永樂五年，即公元一四〇七年。王冕的生卒年怎與其子王周的生卒年相同呢？也許是後人將「王山農」與「王山樵」【註二一】弄混，而山樵行狀又附在王冕詩集後，以致誤把馮京當馬涼，才產生了如此大的錯誤。

至於吳榮光比較肯定的王冕生卒年，仍可看到王周生卒年的陰影。吳氏以爲王冕生日是七月廿二日，卒日在正月裏，享年七十三歲；呂升則說王周生日是七月廿二日，卒日是正月十三日，享年也是七十三歲，怎麼如此巧合？其致誤應與前同。所以王冕究竟活了多少歲，在稗史集傳中未曾提及，宋濂所作的傳亦未提，到清朝朱彝尊再作傳當然更不會提到。

如今，可以肯定王冕於明太祖朱元璋派遣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那年逝世，即卒於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或三月以後，歲次乙亥，即公元一三五九年。若王冕死時確是七十三歲，那麼他的生年就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，歲次丁亥，即公元一二八七年。但是這生年是假定王冕享年七十三歲，依其卒年往上推算出來的。然而這享年七十三歲之說，完全是後人誤把王周的年歲當作王冕的年歲。王冕究竟活了多少歲，至今仍沒有確切資料可資肯定。他最早而有年代的事蹟，是在元順帝至元二年丙子，因大旱喜雨作了一首詩，詩云：「今年大旱值丙子，……。」【註三】這一年王周也有兩歲了，自此年以後，王冕有年代而較可靠的事蹟，一再出現，這年以前的事蹟，年代都不清楚，事跡也不很多。在王周行狀中，未言其有兄弟姊妹，如果假設王冕僅此一子，照古人常例，二十歲左右得子，那麼王冕生年大概在元仁宗延祐元年甲寅，即公元一三二四年左右。如以三十年為一代來推算，王冕當生於元成宗大德中，享年五十多歲，較為合理。

不論王冕是那一年生的，從他出生到逝世，全在元朝，何嘗一日為明朝人？那麼王冕可能任明朝諮議參軍這個官銜嗎？最早的王冕傳，不論是稗史集傳，或張辰所作的傳，二者內容完全相同。朱彝尊引自稗史集傳，陸心源則根據張辰所作的王冕傳【註三】。在這最早的王冕傳中，未曾提到王冕曾被授以諮議參軍，宋樵的王冕傳出，才有王冕曾謁見明太祖，並被授以諮議參軍。明郎瑛七修類稿中說：

後太祖物色得冕，因與糲飯蔬羹，山農且談且食，上喜曰：可共大事。授諮議參軍，一夕暴卒。【註四】

明姜紹書所著無聲詩史則說：

明太祖取浙東諸郡，冕遇胡大海，獻攻紹興之策，引見上，應對稱旨，署為諮議參軍。【註五】

明朝人對王冕的看法，幾乎全根據宋濂所作的傳而來，而宋濂可能因明初曾在朝為官，以明朝大臣的立場，才會有這種說法。今人李鑄晉也認為宋濂完全是站在明人的立場而作王冕傳，李氏特別推重保越錄的價值，並認為徐勉之乃站在元人的立場來記述當時的事蹟【註六】。但李氏認為徐勉之在保越錄中是站在元人立場這一點，並非是論。因當時紹興守軍並非元軍，而是羣雄之一的張士誠，徐勉之所作保越錄，並不算是站在元人的立場來著書。

清初錢謙益即已開始對王冕是否曾任諮議參軍的官職，起了懷疑，錢氏除根據宋濂的傳外，又引了稗史集傳與保越錄的

文字，而說「或有考焉」。【註二七】朱彝尊更甚而另爲王冕作傳，上之史館，希望史館能够參考，可惜史館仍沿舊說【註二八】。

到了民國柯劭忞修新元史時，乾脆融合二說，認爲明太祖風聞王冕的聲名，召爲參軍，王冕「未就而卒」。【註二九】周紹賢也認爲王冕未嘗任明朝官職，縱有諮議參軍之名，也是明朝「追贈之虛銜而已」。【註三〇】

以宋濂在明朝的官職【註三一】，不應有誤將未授官職者，私自妄加。可是在呂升所寫的王周行狀中，曾述其家世，言及王冕的時候，爲何又沒有加上王冕的官銜呢？以呂升與王周的關係，他自己也曾仕明至大理佐少卿【註三二】，而且在述王氏先世時，自王猛爲始祖開始，有官銜者都加了官銜，爲何唯獨遺漏王冕的官銜？是有所隱諱嗎？

根據保越錄所記載，王冕確曾獻出攻城決水之策，雖然他的策略並未奏效，實際上仍是參了軍事，明實錄則明白地記載：

己亥（元順帝至正十九年）春正月，……上在寧越時，儒士許瑗、王冕來見，上問以時務，各應對稱旨，乃留瑗等置幕府，以冕爲諮議參軍。【註三三】

可見得王冕確曾謁見過明太祖，應對稱旨，是以太祖授以諮議參軍。宋濂未曾妄加。王參軍之名，實其來有自。清朝錢謙益等人爲王冕辯護，只是「掩其失而著其善，愛護矜惜之而已」，又「如元章何」？【註三四】

而呂升之所以唯獨不提王冕的官銜，可能是王冕後來認爲這官銜有損令譽，其後裔瞭解先人的心情，故避而不提，王周的摯友呂升也就不提了。也可能是王冕自己無所謂，其後人因某些原因而諱言，呂升也就諱言了。而且明太祖實錄修於成祖時，稱帝以前的事蹟並非當日史館所記錄，而是以後追述，也可能沿襲宋濂的說法。

如果這樣猜測可能性很大，那麼今人基於尊重個人人格，也不應該以王參軍名冕了。

（二）幼年與少年時期

由於儒林外史的影響，一般人常誤認王冕幼年曾失學，只不過藉着牧牛時間「竊入學舍」【註三四】，偷聽諸生誦讀，自己再默記而已。在宋濂所作的王冕傳就已作如是說：

王冕……七、八歲時，父命牧牛隴上，竊入學舍，聽諸生誦書，聽已輒默記。暮歸忘其牛，或牽牛來責籛田，父怒撻之，已而復如初，母曰：「兒痴如此，曷不聽其所爲！」【註三五】

可見王冕幼卽好學，父命其牧牛，還偷着去聽講，以致忘了照顧牛，牛時常踐踏到別家的田禾，因而受罰，如此再三的犯錯，幸而有慈祥開明的母親，憫其好學，就送他入學。但包賚却認爲王冕幼年並沒有牧牛，根據王冕自己的詩文，說他根本未失學【註三六】。王冕在其「自感」詩中說：

父母生我時，愛如掌上珠；襁褓避寒暑，乳哺隨所須。周歲會言語，大小相引呼；搖頭却梨栗，行行不相扶。三年離懷抱，已知親與疏；相揖識進退，應對無囁嚅。五六漸清爽，氣貌與衆殊，怡怡浴仁化，喜聽論之乎。八齒入小學，一一隨範模，厭觀詭譎行，不讀非聖書。……【註三七】

在詩中，王冕從自己出生開始自述：他自幼聰穎，八歲入小學，就立志學聖賢，秉性又正直，自幼卽厭惡小人行徑。詩中未曾自述幼年牧過牛，但不能就說他未牧過牛，而且宋濂只說他七八歲時牧牛，未幾就入學了。王冕自己則說八歲入小學，可見得他幼年只放了一段時間的牛，就因爲好學，家人送他入學了。失學之說並不可信，但說他根本未曾爲牧牛童，也是不正確的，不然他晚年又何必自號「飯牛翁」呢？試想一個農家子弟幫助父親牧牛，也是極平常之事，用不着在這方面多費筆墨。

王冕的啓蒙老師可能是韓性，宋濂最早說及此，徐顯的王冕傳未曾提及。王冕因其母的支持，就到僧寺中住。當時他能沒錢進正式學堂，而古人常隨僧人讀書。他夜間爲節省燈油錢，不敢點燈，只得「夜潛出，坐佛膝上，執筆映長明燈讀之，琅琅達旦」，【註三八】韓性聽到王冕如此好學，「異之，錄爲弟子學，遂爲通儒，性卒，門人事冕如事性」【註三九】。可見得王冕初依僧而讀，不久就在韓性門下。但在王冕詩集中並沒有提到師事韓性，且韓性死於至正元年（西元一三四一年），王冕並沒有追悼之詩，倒是王良之死，王冕有「悼止齋王先生」詩三首，王良書齋名是「止止齋」，字止善，元世祖至元十五年（西元一二七八年）生，元順帝至正八年（西元一三四八年）卒，年七十一【註四〇】。王冕在追悼詩中有句：「文彩風流今已矣，夫何能見紫芝眉？」【註四一】這乃是藉引漢惠帝師商山四皓的典故；而徐顯的王冕傳也說：「同里王公止善甚愛重之」【註四二】，一再提攜王冕，希望他就更祿，又將他薦於紹興理官申屠駟【註四三】。根據這三點，包賚認爲王冕的老

師是王良而非韓性。【註四四】

在元史中，將王良歸於良吏傳，傳中全是敘述他爲官經過，沒有隻紙片語提及曾教授弟子【註四五】。倒是將韓性列於儒學傳，終身未曾作官，只教學生，卒諡莊節先生，他是一位通儒，學富行高，很得時人的尊敬與愛戴。傳云：

性（韓性）出無與馬僕御，所過負者息肩，行者避道，巷夫街叟至於童穉斯役咸稱之曰韓先生、韓先生云。【註四六】

又記載他的學問高超，教授明晰，論道講學與提攜後進不遺餘力：

凡經其口授指畫，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，不期文工而不能不工，……以應有司之求，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。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，及辨析是非，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。

有這樣一位儒師，才可能教導出如王冕這樣的學生。王良只是良吏，王冕可能因他是良吏，且特別賞識自己而尊敬他。以年齡來看，韓性生於宋度宗咸淳二年（西元一二六六年），比王良大十二歲，王冕的生年不能確定，若在西元一三二四年左右，則韓性比王冕大了五十歲左右，王良只比王冕大四十歲不到，當然也有可能是王冕啓蒙老師，但他終生作官，而韓性一直以儒術教授學生，因此韓性比較可能是王冕的老師。只是他們彼此詩文都很少提到對方，流傳至今只有一篇韓性爲王冕的書齋——竹齋所寫的竹齋記，文中並沒有明白指出王冕是他的弟子，提到王冕的只有「竹齋者，王元章讀書之所也！」【註四七】若因此就懷疑他們二人的師生關係，那麼黃宗羲何以又要明白指出王冕乃韓性門生呢？【註四八】

故王冕仍應是韓性的學生，只是資料不足，詩文不全，不能明顯地指出他們師生的關係罷了。韓性是一位學富行高的通儒，王冕受學其下多年，名師薰陶，再加上自己的苦學不懈，王冕的學問、德性怎會不高妙？又怎不令同儕尊敬呢？

（二）中年與晚年時期

韓性卒於元順帝至正元年（西元一三四一年），年七十六，這時王冕可能已過三十歲，因爲在他的詩文中曾提到三十歲時父母俱在【註四九】；而韓性卒時，王冕的父親已卒【註五〇】。不過也應只是稍過三十歲。韓性卒後，韓門弟子以師禮尊禮王冕【註五一】。王冕這時迎接母親到紹興，韓性原先在紹興教學生，王冕繼之。不久因王母眼睛昏花，思歸故里，王冕事母

至孝，立刻決定攜母歸家，作詩云：

我母本強健，今年說眼昏；顧憐爲客子，尤喜讀書孫。事業新燈火，桑麻舊里村；太平風俗美，不用閉柴門。

【註五二】

詩中「客子」指的是王冕，「讀書孫」則是冕子周了。王母年事已高，行路不易，王冕爲之買白牛，自著古人衣冠，尾隨車後，當時人目爲奇裝異服，故而引起了成羣的孩童阻道訕笑，王冕却處之泰然，與孩童們一塊兒嘻笑，這種行徑並非常俗人所能做到的。

歸家後，有著作郎李孝先欲推薦他爲吏，可能因吏只相當於今日的秘書之職，王冕不肯屈就，而罵曰：「吾有田可耕，有書可讀，肯朝夕抱案立庭下，備奴使哉！」【註五三】王冕不肯就吏職，故生活仍相當貧困。王良爲江浙檢校，王冕去見他，穿着破衣，屐履也破了洞，足趾都露出踐地，王良送草鞋一雙，想因此刺激他就吏祿，可惜他仍不受，置履而去，回到會稽教授弟子。

後來王良將他薦於紹興理官申屠駟，駟派遣吏隸送拜帖。王冕以與申屠公不相識的理由拒受拜帖，吏隸再三請見，不得允。歸告申屠駟，駟因此更敬重他，並以更恭敬的禮儀拜見，並將王冕之名上告大尹宋子章。

王冕行事一向異於常人，他曾頭戴高簷帽，身披綠蓑衣，足登長齒木屐，手擊木劍，口中唱着歌，在會稽市上行走；或騎黃牛，持漢書以讀。他這種行徑，使別人以「狂生」視之。他的詩文中也曾提到：「江南有古客，布衣狂而愚。」【註五五】「江南野人毛髮古，騎牛讀書無一侶。」【註五六】因爲他熟讀古書，非常嚮往古人的風範，故行事不流於俗，因此一般人咸認他行徑狂怪。但是他的學行却受到當時一些官吏賞識，因而才有李孝先之薦爲吏，王良將之薦於申屠駟，申屠駟以禮進見，並將王冕之名告知於宋子章。

宋子章、申屠駟二人「具書幣製衣冠，俱造其廬以請。」【註五七】王冕只得勉強自己，「入爨舍講授歲餘」，【註五八】後因有別的官吏冒犯了他，就寫信向申屠駟致謝，東遊吳地去了。

有這許多官員的引薦與尊禮，王冕皆不受，有人或許會認爲他根本沒有求仕之心；但事實非然，他曾參加科舉，有說他

只參加一次【註五九】，也有說他「屢應進士舉」【註六〇】，無論是一試或屢試，他沒考中是事實，落榜後嘆曰：「此童子羞爲者，吾可溺是哉？」【註六一】宋濂並說他是屢試不中後，才買舟下東吳。總之他下東吳之因乃是有不順心的事，才出遊的。

他渡長江，入淮楚，歷覽有名山川。有時遇到奇才俠客，則談古豪傑事，呼酒共飲，慷慨悲吟，旁人斥之爲狂奴。王冕之狂，是因他自負才學，却感懷才不遇。他自幼就胸懷大志，韓性曾稱讚他而說：「士患無志耳，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！」【註六二】在他的「自感」詩中也曾表示幼懷大志，至三十歲尙無成。詩云：

……「幼年時」宗族驚我異，父母憫我孤；賓客皆回頭，指爲汗血駒。長大懷剛腸，明學循良圖；碩畫決自必，不以迂腐拜。願秉忠義心，致君尙唐虞；欲使天下民，還淳洗畧虛。聲施勒金石，以顯父母譽；此志竟蕭條，衣冠混泥塗。蹭蹬三十秋，靡靡如蠶魚；歸耕無寸田，歸牧無尺芻。羈逆泛萍梗，望雲空嘆吁；世俗鄙我微，故舊笑我愚。賴有父母慈，倚門復倚閭。……【註六三】

從自幼被目爲汗血駒，到三十歲，故舊朋友的輕視與訕笑，也只有以狂怪的行徑來安慰自己，逃避世俗了。

東遊後不久，王冕卽北遊。這次北遊對他一生的影響相當大。北遊後王冕眼光闊大，見識增長，不久他就歸隱了。王冕北遊的時間，包資在他的考證中認爲是在至正五年秋冬出發，理由是：在王冕的傳中（不論誰作的），都說他在遊大都時（今北平），館秘書卿泰不華家，根據元史卷一四二泰不華傳，泰不華奉詔修遼金宋史，書成，授秘書卿。遼金宋史在至正三年三月詔修，五年完成。故假定王冕在這年北遊；秋冬之說，則是根據王冕北遊期間所作「過滄江」：「蘆花旋風作雪舞」，【註六四】而認爲是秋冬出發。

滄江指的可能是長江，沒有名爲滄江的江水，只因江水碧綠成蒼色，蒼滄同音。若真如此，則秋冬時自家中出發之說有此可能，但却不是在至正五年：元史泰不華傳是在一四三卷，而非包資所說的一四二卷。今引泰不華傳如次：

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，……召入史館，與脩遼宋金三史，書成授秘書卿，陞禮部尚書，兼會同館事，……九年……尋除江東廉訪使，改翰林侍讀學士，知制誥，同脩國史。【註六五】

遼宋金三史在至正五年完成，秦不華才授秘書卿，到九年才改任他職，這期間王冕皆可能北遊，何必一定要在至正五年？根據徐顯的稗史集傳則是在戊子年南歸。戊子年可能是戊子年之誤，因天干中根本沒有「戊」字，而有字形相似的「戌」，在無聲詩史中就說是「至正戊子」，【註六六】戊子爲至正八年，故可肯定王冕於是年南歸，歸後作詩：

去歲離南去，今年自北歸；過淮渾酒賤，出水白魚肥。落拓同誰語，孤高與世違；最憐譙國子，潦倒說兵機。【註六七】

根據這首詩，王冕應在至正七年（西元一三四七年）秋冬時北遊，八年（西元一三四八年）夏秋時南歸。由於詩中提到過淮時「出水白魚肥」，故他絕不會晚到冬季才南歸。至於他出發的確切日期，可根據北遊詩之一的「泊瓜洲」一詩（瓜洲在今江蘇江都縣南，長江北岸，詩中有云：「晚泊瓜洲渡，秋風九月時」），【註六八】可知王冕秋九月在瓜洲，那麼他是在秋八月出發的了。

從家鄉出發，經江蘇、山東、河北到陝西。在詩集中提到所到過的地方，有洙、泗、渭等水，有瓜洲、汶上、聊城等地，歷覽了此四省的風景，洞察民情，了解人民疾苦，知悉政治缺失，對他此後的處世態度，影響相當大。【註六九】

王冕北遊期間，曾縱觀居庸關、古北口【註七〇】，但未曾出關。這其間在大都所留的時間較長，並在秘書卿秦不華家開館，這時危素也在都城任官，他們曾有一次戲劇性地會面：

會稽王山農元章，早負大志，遊大都，無所遇，賃屋以居，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，居鐘樓街，山農嘗見其文而不相識，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，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，徐曰：君非鐘樓街住耶！危曰：然！更不出他語而罷。人問之，山農曰：吾觀其文有譎氣，目其人舉止亦然，料知必危太僕也！【註七一】

王冕能以文觀人，因危素文中有譎氣【註七二】，證之以人，舉止亦有譎氣。以「譎氣」評危素，並不是好評，在竹齋集中提到危素的僅有一處，且不是在詩文中，而是在解釋詩的序中，只是敘事，對危素未加品評。【註七三】若就評之以「譎氣」看來，並不太看重危素。

王冕曾借住在朝中大臣秦不華家中，自然與朝中官員時有來往，又因他善寫梅，常寫梅題詩，彼此酬酢。翰林院諸人爭

相稱譽，並準備將他推薦於朝廷。泰不華則薦之以史館之職，他却說：「公誠愚人哉！不十年，此中狐兔遊矣，尚可言仕？」隨即南歸。此時，他的朋友——武林人氏盧生去逝，只遺留下兩幼女及一童子，舉目無親，王冕不遠千里地從河北帶着盧生的遺骸，攜挈二幼女等返回他們的家鄉——潯陽。【註七四】

回到浙江，王冕告知他人：天下將亂。當時海內承平，他人斥之以妄，王冕泰然地說：「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！」【註七五】

至正八年南歸後，王冕時而與朋友到附近風景優美的地方遊歷，作詩、畫畫，漸有隱士風，例如至正十年七月朔日遊西湖，爲陶宗儀的「竹居圖」題詩【註七六】。有時朋友造訪其府，彼此縱論天下大事，百姓疾苦，及爲民父母官者的德操，例如至正十三年二月下旬，有客人過其府，出示一位李太守的詩，王冕問及太守爲政情形，原來是一位公正廉明，平易近人，百姓尊敬的好官，王冕於是評道：「何斯世而有斯人也耶？且今之輔世長民行古之道者鮮矣！以古之道化今之人者尤鮮。吾太守有古人之心，行古人之道，能化今之人，真可謂不世出之才矣！」並且寫梅一幅，作「太守梅花歌」一首進獻。【註七七】至正十二年泰不華與方國珍戰於澄江，身死，王冕曾賦詩哀悼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忠義如今更不多；豈直文章驚宇宙，尙餘威武振山河。中原正想劉安世，南海空思馬伏波；老我未能操史筆，懷恩時復動哀歌。」【註七八】

到了至正十四年（西元一三五四年），對王冕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。在這一年裏，他帶領着妻兒，攜着老母入山隱居。

【註七九】世人但知他隱居九里山，九里山究竟是何處？徐顯的稗史集傳云：「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許。」【註八〇】這是說王冕離會稽山九里，買山一頃許？還是在會稽（元代改爲紹興府）境內有一山名九里，買山坡地一頃許？他在至正十七年曾寫詩：「去城懸九里，夾地出又溪。」【註八一】可見九里山之名乃並非正式名稱，只因離城有九里之遙。同時代的顧瑛爲他作小傳云：「隱居若耶山中。」【註八二】另一同時代的丁復（仲容）在王冕的畫上題詩，詩云：

三年不見王徵士，一見梅花如見人；風致山陰頻夢夜，雪晴江山又逢春。毫端只作尋常寫，意度真同造化新；聞道耶溪新買宅，想栽千樹作比鄰。【註八三】

最後所說的耶溪應就是王冕所說夾地所出的溪，如果耶溪就是若耶溪的簡稱，則若耶溪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，又叫劉寵溪

，曾改爲五雲溪。【註八四】而若耶山是在紹興府城南四十五里，【註八五】二者差了二十里。可能若耶溪是源自若耶山，而若耶山爲會稽山中之一峯，去城四十五里。不過可瞭解的是：王冕在若耶山中，瀕若耶溪買宅隱居，若耶山離最近的市鎮也有九里之遙。因里數不一致，故王冕隱居地並非距紹興府城九里。

在九里山只住了將近六年，王冕就去世了。他的母親只比他早去世四年（至正十五年），因爲在至正十六年元旦他曾因守母喪有感而作詩：

今日椒花頌，無能獻老親；自憐垂白髮，不敢著烏巾。牢落田園興，微茫海國春；話言兒女輩，清苦莫辭貧。【註八六】

老母去世，自己已白髮皓皓，爲懼白髮太顯，不敢戴烏巾了。

他煮石山農之號也是隱居九里山後才開始使用【註八七】，並名其軒爲煮石軒【註八八】。又宋濂等說他自名屋爲梅花屋【註八九】，在他的詩集中以及後代著錄所載皆沒有梅花屋之名。至於徐顯說他名其所乘小舟爲浮萍軒【註九〇】，他自己也未曾提及，徐顯與王冕是朋友，應當不會說錯。至於宋濂則根本未曾見過王冕，怎知梅花屋之名呢？或許有而王冕不常使用吧！竹齋則是早在隱居以前就使用的齋堂號，因韓性爲他寫竹齋記，韓性之卒早在北遊之前，而且王冕詩集在至正十四年已完成，【註九一】但不是今日所見的詩集，後者是他外玄孫駱居安、駱居敬與駱居恭「從遺稿中編次」而成【註九二】。至於另一齋堂號——心遠軒，只在詩集中提到，未說何時開始使用，且只提了一次，此軒名是因緬懷陶淵明而起，取「心遠地自偏」之意，【註九三】不知是隱居前或隱居後，前者較可能，因地不偏，故得須心遠。

在九里山中，他「種荳三畝，粟倍之，樹梅花千，桃杏居其半，芋一區，薤韭各百本，引水爲池，種魚千餘頭，結茅廬三間」【註九四】以居，好一幅自耕自給，離世索居的圖畫，他自己則形容：「去年僦屋在山脚，草居兩間如蠅殼」【註九五】，「桃樹新生蕊，梅心小結形」【註九六】「山園無定式，力作定生涯；近水多栽竹，依巖半種茶」【註九七】，「草徑如蛇綯，茅廬比斗寬」【註九八】。生活雖不富裕，但他能安於其貧，其樂也融融。

四 家世、學術與志行

王冕的祖先是關西人，他在畫中曾自題「關西王冕」【註九】，又曾作感懷詩，詩中也提及遷至江浙已八代了。詩云：關西吾故里，八代不能歸；墳墓今何在，門閭故已非。清秋愁燕去，殘日望雲飛；豈是桃源客，虛無與世違。【註一〇〇】

王冕是前秦王猛的後代。【註一〇一】九世祖王德，字子華，宋通遠軍人，以武勇應募。金人入寇，王德領十六騎，徑入隆德府治，執僞守姚太師，并親手殺敵衆，達數十百人。械姚太師獻于朝，欽宗詢問當時情狀，姚太師回答：「臣就縛時，止見一夜叉耳！」【註一〇二】時人遂稱王德爲王夜叉。後敗李成，遷前軍統領；應援順昌府及收復宿、亳二州，累遷同州觀察使。鄺瓊叛，王德馳赴，鄺瓊驚而遁走，策功第一，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又大敗兀朮於紫金山，官終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，歷浙東福建管荆南副都統制。紹興二十四年卒，年六十八，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字，諡威定。因威定功高，追贈三代：曾祖王永贈太子少保，曾祖母郭氏贈高平郡夫人；祖王忠立贈太子少傅，祖母韓氏贈恩平郡夫人；父王達贈太子少師，母李氏封信安郡夫人。妻尹氏，封江陵郡夫人，先王德卒，繼室李氏，封知義郡夫人。【註一〇三】

王德有十四子，俱有功名【註一〇四】。長子王琪偕第三子（官至武節大夫）和第八子（官至諸軍統制教練使）移居諸暨，卒葬長寧小溪山，是爲初遷諸暨之祖。王琪之孫王文炳，樂善好施，曾割田園山業贈送給慈光梵刹。以後族屬繁衍，代有聞人，到王冕父王來，清白傳家，雖然隱居，仍時有善聞。王冕子王周，字師文，號山樵，安貧樂道，亦善寫梅，師法家傳，落筆伸紙，神領意會，生意自然自毫端顯出。王周妻周氏，比夫早卒，王周逝世後夫妻合葬。王周子王昭，心存孝思。王昭有五子一女，長子王璵，任建寧府學訓導，二、三、四、五子依次爲王驥、王騏、王驥，一女永貞，嫁與諸暨人駱大年。王璵子王曾，繼承家學，習熟學問。【註一〇五】王永貞與駱大年生有三子，長子駱居安，次子駱居敬，三子駱居恭，居敬亦善畫梅。【註一〇六】（見附錄一——王冕世系表）

王冕身長七尺餘，像貌堂堂，鬚髯飄逸，望之有如神仙。從學於韓性，通春秋諸傳，有經世之志。他曾騎黃牛，手持漢書以讀。【註一〇七】可見他想由讀史而鑑往知來，在他的詩集中，有多首讀史有感感的詩。參加科舉不中之後，焚毀自己以前作的文章，轉而研讀古時有關兵法的書，思有朝一日，一展長才。晚年則仿周禮著書一卷，隱秘不讓人觀，半夜人聲寂靜